



严明友在给学生们上音乐课



严明友上课时弹琴为学生伴奏

义务教育30余载 9旬老兵的红色革命路

位于滁州市定远县西侧的朱湾镇，是个饱经战火的革命老区。作为抗日民主县政府、区政府海清区的驻地，红色是朱家湾的底色。全区先后输送千余名儿女参战，共有近百位烈士为国捐躯。生于红色热土的严明友，在战争时期投身革命10余载，在和平时期教书育人30多年，退休后，义务教育30多个春秋。退伍不褪色，退役不退志，离岗不离党，是这位9旬老人的生动写照。

□ 记者 吴善良/文 张倩莹/图

选择：“革命工作就应该不怕苦不怕累”

1929年12月1日，严明友出生在朱家湾。彼时的严明友还叫黄家元，严明友是13岁参加新四军，为避免牵连家人而改名的。

在部队期间，严明友先后任政工队队员，青年队文化教员和警卫连文化教员等职务。后来，因为年龄小的缘故，严明友又经历了精简兵员，回家读书，毕业后参军。

1952年，严明友从部队转业到盱眙县文教科当会计，但没多久，严明友主动向领导提出要条件艰苦的学校去教书。

“机关工作太安逸了，相比于会计，到别人不愿意去的乡村学校当老师，去培养革命接班人，作用可能更大。”回忆起当初放弃机关工作的原因，严明友坦言，“革命工作就应该不怕苦不怕累，去乡村教学根本不算什么。”

正是凭借着这股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，严明友从盱眙县老子山小学任教开始，到朱湾初中退休，在乡村学校的三尺讲台上，一站就是30多年。

1990年，严明友退休。当时，有许多知情人人都为他鸣不平，认为他在建国前两度参军，按道理应该享受离休待遇，但是，严明友既没有向上级伸手，也没有找组织谈。

“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，他们有的都有家庭了，但为了革命他们还是往前冲。”严明友坦言，“他们都没有享受到新中国的幸福生活，我跟他们比起来幸运多了，再说，我一个人，退休工资够用了，更不应该向组织上伸手要待遇、要福利了。”

坚守：风雨三十载义务教育路

出人意料的是，从教师岗位退下来的严明友，不仅没有闲下来，反而比平时工作更忙了。

严明友开始义务教学了。

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歌唱祖国》《新四军军歌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……严明友在朱湾小学的办公桌柜子里，放满了一摞摞写有字的宣纸。这些用毛笔楷书所写的歌词曲谱，就是严明友上课用的板书。

“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祖国的未来，我希望通过讲台，让孩子不要忘记革命传统精神，做好革命接班人。”严明友告诉记者。

在此之前，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艺术素养，更好地胜任音乐老师。78岁的严明友还自费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乐器培训班。如今，年过九旬的严明友依旧奔波在义务教育一线。朱湾小学的校长黄祎介绍，严明友除了在朱湾小学一周上12节音乐课外，在其他学校也有任教。

除了在朱湾的几个农村小学代课外，马岗小学、汪刘小学、宋岗小学……都有严明友义务教学的身影。·不要任何报酬，身背挎包，一路步行到学校，近的5里，远的11里。退休至今，严明友在义务教育路上，一走又是30多年。

“我也是严老师的学生，严老师光义务教学就是30多年，我们更应该为家乡孩子们的教育做些什么。”复兴小学校长杨开武告诉记者，自己回乡建校很大程度就是受严老师的影响，在自己的影响下，师范毕业的儿子、女儿和女婿也纷纷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，选择留下支援家乡教育事业。



严明友带领学生祭扫朱湾镇烈士陵园

奉献：“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”

无私，是记者走访时，除了义务教育之外，听到最多的关键词。

如今是镇干部的宋运动还记得，上世纪80年代，家里条件差，夏天没衣服穿，只能穿着件满是补丁的棉外套，严老师看到后，二话不说送给自己一件卡其布的衬衫。朱湾小学音乐老师马丽娜发现，来学校后，每年的六一，严老师都会准备礼物，全校每位师生都有。

不少村民还记得：早年间，每逢节假日，严老师还会去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，帮助干农活。“不管是挑肥上田、锄草、割麦子，还是栽秧、割稻、插山芋苗、砍高粱，遇到什么农活就干什么，也不要任何报酬。”严明友的学生、爱迪滚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

祖福回忆。

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灾，严明友捐款500元；2008汶川地震，严明友捐款500元；2010年，得知学校缺少乐器，给方家花园小学和西州店中学等贫困学校赠送7台电子琴；2011年牵头修建揭牌的东西烈士陵园，严明友捐款2000元；2020年省书记李锦斌看望慰问的2000元，严明友全部捐出，另外自己再拿出500元，捐给朱湾小学1000元，捐给朱湾初中1500元……大家了解的还有玉树地震捐款和复兴小学学习用品捐赠等。

“他不是一天这样，是从小就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。”在大姐黄家珍眼里，严明友每次做完好事从不告诉别人，就算偶尔知道了也不许家人到处讲。

清贫：“工作向上比，生活向下比”

穿过狭长的走廊，来到定远县南大街12号。这所看起来有些破败的房子，就是严明友的住处。

大约20多平方米的房间，既是客厅，又是书房，也是卧室。一张桌子、一张床、一个柜子，外加一架电子琴和空调，是屋里仅有的大件。不太厚的被子，依旧被叠成豆腐块状。

一碗面条、一盘青菜，常常就是他的一日三餐；一身军装、一双布鞋，就是他的常年衣着。在大姐黄家珍眼里，尽管从部队转业了，弟弟依旧保持着在部队的生活习惯，生活节俭，常年穿着一身新四军时期的灰制服。

朱湾小学校长杨开武还记得，在义务教

学的前十几年，严明友都是背着书包徒步往返，雨雪天就打着大黄伞、穿着胶鞋，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耽搁孩子们的音乐课。义务教学时，中午在教室休息，严明友的午餐往往就是几个馒头、喝点白开水，从不麻烦学校，更不用学校为他准备的饭卡。

“工作要向上比，生活要向下比，要有革命乐观精神。”在严明友看来，自己一个人只要能吃饱，能有地方睡，就已经比牺牲的革命同志幸运太多了。

1月中旬，义务教育的学校陆续放寒假了，严明友再次回到了南大街12号。一旁的墙上，还贴着毛笔写的大字对联——“圣贤非寂寞，名利是烟云”。